

臺灣當代文學評論中楊喚研究之主題與意涵

須文蔚ⁱ

摘要

本研究針對台灣戰後的楊喚評論與研究進行綜合的評述，分就：楊喚作品出版與生平的評論與研究、楊喚兒童詩的實際批評與研究以及楊喚抒情詩的實際批評與研究等三個角度，分析台灣當代楊喚研究的主題與意涵。研究發現，楊喚的傳記與生平研究，目前多數資料都是依照友人的追悼文字編寫而成，歸人、葉泥、紀弦、覃子豪與王璞等人的貢獻不容磨滅，然而其中不免有為死者諱的可能性，未來如能整合心理諮商學，分析楊喚的書信與作品，應更能理解楊喚的精神狀態。次從研究的主題觀察，楊喚評論資料較集中在生平與兒童詩的實際批評上，其中以林文寶的研究貢獻最為嚴謹、周延與前衛。相形之下，楊喚抒情詩或是散文（書簡）為對象較為嚴謹的學術論文不多見，未來如能強化以比較文學與文學史的角度，重現楊喚抒情詩的思想、反映生活與戰鬥性，以及楊喚與 1940 年代詩人的接受關係，都值得後續研究者矚目與思索。

關鍵字：楊喚、現代詩、文學評論、文學史

ⁱ 國立東華大學華文文學系教授。

A Study of Yang Huan in Taiwan Contemporary Literary Criticism History

Shiu, Wen-Wei

Abstract

In Taiwanese modern poetry history, Yang Huan was the pioneer who had developed canon of children poetry. The observation divides into three aspects: the introduce Yang Huan' creative writing career, the criticism of his children poetry and the criticism of his lyrics. To analyze Yang's biography and epistle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health psychology is considered as a new research area. The primarily research and criticism about Yang Huan is children poetry. The academics ignored his lyrics for a long time. According to above research outcomes, two suggestion has been further proposed in study of Yang Huan. First, there is in need of more multi-discipline research conducted to lyrics and epistle of Yang Huan. Finally, we should concern the 1940s poet's history of literary reception and Yang Huan's aesthetic responses.

**Keywords: Yang Huan, modern poetry, literary criticism, literary criticism
history**

一、前言

1954年3月7日，兩天，詩人楊喚遇到了一個同事，分得勞軍電影票一張，他極其敏捷地行了個舉手禮，向著西門町的路上，一陣風似地走了。詩人葉泥寫下當天的故事：

平交道上的柵欄放下了，鈴也在不停地響著，一群行人都截在鐵路的東邊，裡面也有楊喚。一列南下的火車馳過去了，可是柵欄還沒有收起，有幾個等不及的軍人便跑過了鐵軌。楊喚也等不及了，連向兩邊看也沒看一眼，拔腳就跑。一位太太沒抓得住他。北上的客車已臨眼前。在楊喚剛跑第二條鐵軌的時候，腳下一滑，冷不防平交道的木板與鐵軌間的隙縫嵌住了他的腳，而跌倒在鐵軌上。正在這千鈞一髮的時候，兩邊的行人都在嘶破地喊著：「爬！快爬！」可是在他還沒來及爬的時候，那無情的鐵輪已從他的兩腿大腿上滾了過去。等到列車馳過的時候，他已死去，其狀至慘。¹

這個驚聳的場面，從此印記在千千萬萬個台灣孩子心靈中，當他們閱讀楊喚天才的、靈巧的詩篇的同時，也都記得了詩人早夭與不幸的命運。

楊喚得年 24 歲，傳世作品不多，經過文友的耙梳與整理共得抒情詩五十六首及兒童詩二十首。楊喚作品出版後，所創造更大的傳奇莫過於，早夭詩人在身後快速地躋身文學典律之列。典律是由批評界價值為核心，與社會體系、信念、社會利益與結構相互建構而成²。換言之，文學典律生成可能是因文學社團訴諸權威、教育文宣管道的制約、政教機構的介入、出版者的傳銷、創作者的自覺、

¹葉泥，〈楊喚的生平〉，收錄於楊喚《風景》，頁 96-107，（台北：現代詩社，1954）。亦可見楊喚，《楊喚詩集》，頁 183-196，（臺北：洪範書店，2005）。

²Milner, A. (2005). Literature culture & society. New York: Routledge.

文學批評界的迴響效力等，折射典律權力的運作以及種種複雜的歷史誘因³。而楊喚的童詩〈夏夜〉、〈小螞蟻〉、〈家〉、〈小蝸牛〉、〈春天在哪裡啊？〉、〈眼睛〉等作品，自一九六〇年代後期起，多次獲選入國中、小課本，使楊喚進入臺灣文學經典的殿堂，成為廣為傳誦的詩人之一⁴。不僅如此，在 1980 年舒蘭和林煥彰等人籌辦《布穀鳥兒童詩學季刊》，就舉辦「楊喚兒童詩獎」，紀念楊喚，也為楊喚樹立了崇高的兒童文學家地位。這在台灣當代文學史上，一位當代文學家受到如此重視，是相當罕見的例子。

墨人將楊喚的成名，歸功於詩刊的發掘與詮釋。墨人強調：「假如不是子豪、紀弦兄等，自己創辦了詩刊，那楊喚死後更會默默無聞，他那些閃光的作品永遠也難和讀者見面，這該是一個怎樣重大的損失？」⁵而事實上，在友人的努力下，楊喚的詩作得以傳世，而楊喚作品與人格的動人，應當是這系列作品傳世的另一項重要的原因。

參看痲弦的詩〈唇----紀念 Y.H.〉，在這首歌謠一樣的悼亡詩中，詩人形容楊喚有著：「厚厚的\不曾扯過謊的\嘴唇\說過很多童話的\嘴唇\被一個可愛的女孩拒吻的\嘴唇\玫瑰一樣悲哀的\悲哀的嘴唇啊」，頌讚了楊喚在兒童詩上的成就，無論認識或不認識楊喚的詩人，都一同哀嘆他哀淒的人生。所以在悼亡時：「並且給你\一小朵花\一點點酒\和全部的春天\並且\帶一群鄉下窮人的孩子們\放風箏給你\叫他們啃過窩窩頭的嘴唇\輪流地吻你\冰冷的，被殺死的\玫瑰一樣悲哀的\悲哀的嘴唇啊」。不難讀出痲弦推崇楊喚的詩作，更貼近他鄉土的靈魂，早夭的生命，給予至高的敬意。

另一則較少在楊喚研究中出現的材料是葉維廉的一段筆記，青年時期的他，正在追求文學安身立命的土地，在楊喚追悼會上，他感受到臺灣文學的生命力。葉維廉回憶道：

³王德威，《典律的生成：「年度小說選」三十年精編》（台北：爾雅，1998.04）。

⁴楊宗翰，〈鍛接期臺灣新詩史〉，《臺灣詩學學刊》5期（2005.06），頁 60-67。

⁵墨人，〈詩人節什感〉，《聯合報》，1955.06.24，06版/聯合副刊。

我很清澈的記得某一個下午，在南昌街附近的一間茶室裡，有一個追悼楊喚的會，先是紀弦激動流涕的致詞，繼而是一個女子（是林泠吧！）用很清脆而哀傷的聲調，朗讀「Y.H，你在那裡？」氣氛嚴肅而充滿愛與誠，我極為感動。我來台北，原是為了建立自己的文學知識和培植我剛發芽的創作的。這種誠、愛、與嚴肅，正好回應著我的信念，使它更堅實地茁長。⁶

這或許是楊喚沒有料到的，他真誠的創作與人格，他周遭詩人真摯的情誼，吸引了一個香港的作家，在臺灣追尋文學的夢想。

追憶楊喚的深情文字不絕如縷，在他過世十年後，鄭愁予寫下了〈召魂——為楊喚十年祭作〉一詩，追悼故友，詩中寫下步入中年的詩人，在多騎樓的臺北，以酒、冥想與等候，召喚故友魂兮歸來：「星敲門 遑訪星 皆為攜手放逐\而此夜惟盼你這菊花客來\如與我結伴的信約一似十年前\要遨遊去(便不能讓你擔心)\我會多喝些酒 掩飾我衰竭的雙膝」。而終究在晨空澹澹如水中，在千萬個寂靜住家的緊閉門戶外，故友沒有來。鄭愁予以詩招魂，不僅為詩人的情誼留下見證，更傳下了經典的詩篇。

本研究將以楊喚作品出版與生平的的評論與研究、楊喚兒童詩的實際批評與研究以及楊喚抒情詩的實際批評與研究等三個角度，分析臺灣當代楊喚評論研究的主題與意涵。

二、楊喚作品出版與生平的評論與研究

楊喚逝世後，紀弦便和覃子豪商議，商定辦理紀念楊喚的出版事宜：一是，

⁶葉維廉，〈為友情繫舟〉，《聯合報》，1983.11.08，08版/聯合副刊。

藉《民友報》文藝版，登出紀念專輯；二是，整理楊喚詩人遺著，出版詩集。在詩集編輯工作上，集合了覃子豪、李莎、方思、葉泥、歸人、力群和紀弦等七人，組成編輯委員會，分頭蒐集報刊中的詩人遺著，經過編選，半年後，由現代詩社以《風景》為名出版⁷，這是楊喚詩集最早結集的版本。

隨即，歸人便搜集楊喚生前的所有書札，計畫出版《楊喚書簡》，因為楊喚的散文有一種獨到的風格：

悲愴而不流於頹廢，幽怨而不流於陰黯，憤怒而不流於叫鬧。雖是平凡的字句，但一經他的變化，便會成為卓絕動人的詞藻。⁸

因此歸人整理書房中的故人書信外，同時積極向路泥（本名文從道）、小葉纓（本名李昌霖）、自甦（本名吳自甦）與王璞蒐集書信，並由王璞擔任抄寫與整理的工作。因為尋找出版社不易，亦無副刊願意刊載，1966年王璞接編《新文藝》月刊後，以連載形式發表楊喚書簡，獲得相當熱烈的迴響。在著作權法不彰的1960年代，1969年「普天出版社」一度自行蒐集媒體上的文字，由常效譜主編，將楊喚的「書簡」和「詩集」合併為《楊喚詩簡集》，頗受讀者歡迎，但並非合法授權版本。同年，由歸人編注的《楊喚書簡》，交霧峰出版社印行，正式出版了單行本，已經距離楊喚過世有15年之遙⁹。

而在兒童文學的出版環境中，在1966年5月《小學生》雜誌社出版「兒童讀物研究」第二輯《童話研究專輯》一書中，林良不但寫下〈童話詩人：楊喚〉一文，仔細考究了楊喚的生平，文末並刊登了楊喚的十八首兒童詩。根據林文寶考證，林良希望藉此防備楊喚詩作的散失，也鄭重表示對楊喚的悼念與重視。1976

⁷紀弦，〈從楊喚逝世到《風景》出版〉，收錄於《楊喚詩集》，頁158-160，（臺中：光啟，1078）。

⁸歸人，〈憶詩人楊喚〉，收錄於歸人編：《楊喚詩集》（台北：洪範，2005），頁197-206。

⁹王璞，〈詩人楊喚的故事〉，《中國語文》第54卷5期（1984.05），頁4-23。

年 12 月，純文學出版社把楊喚的十八首兒童詩編輯成《水果們的晚會》，林良作序，風行一時。及至 1980 年，林武憲發表〈楊喚兒童詩補遺〉一文，補遺〈快上學去吧！〉與〈花〉，使得楊喚傳世的兒童詩增加到 20 首。

楊喚詩集與書簡出版，則歷經了幾番轉折，原來由紀弦出版的楊喚詩集《風景》，雖然洛陽紙貴，一版售罄，但是詩人朋友們沒有經費再版。《楊喚書簡》在霧峰出版社刊行，該出版社面對人手短少，經營不易的狀況，發行狀況亦不理想。1964 年，光啟出版社接手發行《楊喚詩集》，歸人復將《楊喚書簡》轉給光啟出版社，楊喚作品有了系列與完整的出版機會¹⁰。

及至 1980 年代，洪範書店為了紀念楊喚，特別請歸人主持《楊喚全集》編纂。將楊喚詩集《風景》裡、外所有詩創作、散文、童話、日記、書簡等，編輯為兩冊，附錄則收錄紀念文字及詩人筆跡圖象等，資料豐富，在 1985 年出版，允為定本。歸人在編排詩作時，特將五十六首抒情詩，作成自傳式的排列。以〈小時候〉開篇，自童年、故鄉、流浪、愛情、友誼、文學的追求，時代的感受以至生命的探索，次第排列，相當有情意。

然而，追尋與蒐集楊喚作品的努力，並沒有因為全集出版而停歇，在《楊喚全集》已付印之後，歸人又收到楊喚的作品〈讚美〉一詩，是李昌霞女士 1953 年自北師畢業，將往宜蘭任教時，楊喚特以詩相贈¹¹。另一首二百行長詩〈零下四十度〉，是楊喚在 1951 年 3 月寫下，以田邊為筆名，發表於《火炬》雜誌上，自楊喚過世後，歸人尋找了半世紀以上，透過秦賢次之協助，終於在 2005 年尋獲。因此 2005 年 8 月洪範書店重新刊行之《楊喚詩集》，以更為完整的面貌問世¹²。總計《楊喚詩集》一書中收錄現代詩六十一首、兒童詩二十首，總計八十一首。其中〈風景〉一詩，似乎尚未完成，而〈送郎〉一詩，歸人在附註中說道：「這

¹⁰王璞，〈詩人楊喚的故事〉，《中國語文》第 54 卷 5 期 (1984.05)，頁 4-23。

¹¹楊喚，〈讚美〉，《聯合報》，1985.06.22，08 版/聯合副刊。

¹²歸人，〈一生若寄、一貧如洗——半世紀後憶故人楊喚及其〈零下四十度〉詩〉，收錄於楊喚《楊喚詩集》(台北：洪範，2005)，頁 1-4。

是他寫在八開白報紙上的一首民歌。不知究竟是創作，還是他們東北的民間歌謠。」¹³，至於〈新畢業的女教師〉一首，則為翻譯詩。

楊喚的作品能夠保存下來，歸人、王璞、紀弦等人功不可沒。研究者如欲進行楊喚之「作者研究」，則其有限的生平資料，也仰賴楊喚同代作家葉泥、歸人、魏子雲、林良與墨人的追悼文字與傳記。其中以葉泥〈楊喚的生平〉一文，最為翔實，記錄了楊喚的出身、成長、戀愛、從軍與創作歷程，進行了第一手見聞的報導，也影響其後楊喚傳記資料的寫作¹⁴。林良也比對了葉泥、歸人、紀弦等人的文章，寫下了給青少年閱讀的傳記〈童話詩人：楊喚〉，也簡要評價了楊喚的文學成就。不過林良指出，楊喚詩集中留給兒童的童話詩十八篇，全部在《中央日報》的「兒童週刊」發表。但根據林文寶的研究與比對，就目前所見的楊喚兒童詩中，〈七彩的虹〉、〈水果們的晚會〉、〈美麗島〉、〈下雨了〉等四首，並沒有在《中央日報》的「兒童週刊」發表過¹⁵。

值得注意的是，在眾多傳記資料中，有部分資料開始認定楊喚的死亡不無自殺的可能。林良曾以優美的童話筆調形容楊喚的死亡：「一個春天的早上，鐵輪軋碎一朵白菊花。有幾個詩人為這朵白菊花掉淚。寂寞的白菊花就是我們的童話詩人，很年輕的童話詩人楊喚。」但他同時也指出：「這個苦孩子，在死前那幾天，變得非常憂鬱，所以他的死，特別使朋友傷心。憂鬱是他常犯的病。」¹⁶顯然楊喚在生命的最後階段，似乎有嚴重的憂鬱症，但一直乏人研究。歸人在楊喚去世半世紀後，註釋了楊喚眾多的書簡與資料，提出楊喚應當是「自殺」的跡象，他提出兩項證據：一為，楊喚在出事之前，不但事先將朋友信札、文件照片全部焚燒殆盡，甚至連自己的文稿作品，也完全毀棄一空。其次，也是最重要的，在

¹³楊喚，《楊喚詩集》，（臺北：洪範，2005），頁 105。

¹⁴葉泥，〈楊喚的生平〉，收錄於楊喚《風景》（台北：現代詩社，1954），頁 96-107。

¹⁵林良，〈童話詩人：楊喚〉，收錄於《兒童讀物研究 2——童話研究》（臺北：小學生雜誌畫刊社，1966），頁 211-240。

¹⁶林良，〈童話詩人：楊喚〉，收錄於《兒童讀物研究 2——童話研究》（臺北：小學生雜誌畫刊社，1966），頁 211-240。

楊喚寫給傳璞和歸人的信中，曾經透露出幾段類似「絕命書」一樣，充滿沮喪與悲嘆的文字，例如：

我正在遭逢著生活上的蟄伏期的時候，已厭倦了一切，儘管那些是曾被我一度珍愛和追求過的高貴的東西。於是，在疏落了自己之餘，便也極無禮貌（更毫無理由）的疏落了朋友們（這會使人難于忍受的），一任自己變成一個既古怪又荒唐的東西。能原諒我嗎？不，我寧願你咒罵我，叱責我！

不要再提那些什麼「名詩人」，這是會使我臉紅不安的。對於於詩，坦白地說：我是從來也沒有真正的理解過，雖然經過幾年的摸索，但這只能說是冒瀆了繆斯，睜著眼睛頻發夢囈。今後我將不敢再提筆了，將永遠不提筆以贖前罪。請相信我，這絕不是說著好玩的。¹⁷

他信中的憂鬱與悲觀，是否使他厭世？歸人提出之證據，或許還有待後續的研究者考據。

三、楊喚兒童詩的實際批評與研究

楊喚的詩作中，他創作的兒童詩影響深遠。像是〈小螞蟻〉、〈家〉、〈蝸牛〉、〈夏夜〉、〈春天在哪兒呀？〉、〈眼睛〉等多首兒童詩作品，從 1968 年開始，就曾先後改編收入國中、小國課本中，成為教材，成為臺灣兒童詩創作的重要摹本與典範¹⁸。

最早確認楊喚兒童詩重要性的詩人應當是紀弦，他在為楊喚編選詩集時，特

¹⁷歸人，〈一生若寄、一貧如洗——半世紀後憶故人楊喚及其〈零下四十度〉詩〉，收錄於楊喚《楊喚詩集》（台北：洪範，2005），頁 2-3。

¹⁸林煥彰，《童詩百首》（台北：爾雅，1980），頁 1-7。吳當，《楊喚童詩賞析》（臺北：國語日報社，1992），頁 6-7。

別將「童話詩」十八首獨立成篇，標示出詩人為兒童創作的特殊性。而紀弦將兒童詩標示為「童話詩」，點出安徒生的童話對於楊喚的影響，同時強調：「楊喚自幼受了巨大創傷的心靈，實不啻一種救濟，一種止痛藥水，或一種宗教的安慰。楊喚除了寫他的抒情詩之外，還常常為兒童們寫一些童話詩，並且十分的成功。不消說，這是心理學上一種「補償」的行為。由於他本人從小得不到母愛的滿足，因之他特別喜愛兒童，喜愛童話。」¹⁹此一批評方法，也影響了後來的研究者，不少評論家沿用此一說法。例如向明就主張：

我把楊喚寫的這些詩歸之為童話詩。我們讀楊喚任何一首為兒童寫的詩，其中不但有人物，有場景，更有一個貫穿全詩的故事背景，就彷彿看一場華德迪士尼的卡通片，那麼有頭有尾。²⁰

不過，此說在兒童文學研究界，頗受質疑，畢竟忽略了楊喚所做多為兒童詩，未必具有童話的敘事或故事性²¹，因此稱為兒童詩較為妥當。

有關楊喚兒童詩單篇的實際批評不少，許俊雅能在意涵分析之餘，以音樂性的角度，觀察出楊喚〈夏夜〉一詩在分行、排列的技巧上，保有節奏和整齊之美，且採取近乎押韻的形式，也在句中造成類似「暗韻」的效果，使整首詩給人輕快的韻律感，可讓讀者閱讀時領會音韻之美²²。而李瑞騰在分析〈小螞蟻〉²³以及陳義芝在導讀〈小蝸牛〉時²⁴，不約而同強調：楊喚在童心的模擬上，能用兒童的眼光看，用兒童的耳朵聽，了解兒童的想法，進入兒童的心靈，和兒童一起生

¹⁹紀弦，〈楊喚的遺著《風景》〉，《新詩論集》（1956.01），頁 116-126。

²⁰向明，〈楊喚與米爾恩——中西兩位童詩能手比較〉，《乾坤詩刊》（2005.01），頁 38-43。

²¹林文寶，〈楊喚研究（下）〉，《臺東師院學報》3期（1989），頁 61-110。

²²許俊雅，〈楊喚〈夏夜〉〉，《我心中的歌：現代文學星空》（2006.06），頁 17-22。

²³李瑞騰，〈楊喚的〈小螞蟻〉〉，收錄於李瑞騰《新詩學》（台北：駱駝，1997），頁 188-193。

²⁴陳義芝，〈五十年代名家詩選注——楊喚詩選〔〈花與果實〉、〈小蝸牛〉〕〉，《不盡長江滾滾來：中國新詩選注》（台北：幼獅，1993），頁 179-184。

活，講兒童話，因此相當成功地把外在客觀的景、物擬人化，讓它們活動得有詩意；同時，楊喚的詩作相當具有教育意義，鼓勵小讀者應當具備勇氣、勤奮與不服輸的精神。

在實際批評外，以楊喚為主題的研究與學位論文也相當多。各種評論與研究中，當以吳當《楊喚童詩賞析》²⁵及林文寶《楊喚與兒童文學》²⁶二書最為重要²⁷。

吳當以實際批評的方式，透過鑑賞、註釋與導讀的方式，將楊喚所撰寫的二十首兒童詩，逐一分篇賞析，集結出版《楊喚童詩賞析》一書，並搭配插圖²⁸，是面向教師、家長與學童閱讀的導讀書籍。相形之下，林文寶在《楊喚與兒童文學》一書中，以文獻研究、文學史、文本細讀、修辭學以及心理學等跨領域的研究方法，查證一手資料，回溯楊喚作品發表的刊物，聚焦在楊喚的生平，楊喚的著作，楊喚的寂寞與愛，楊喚的〈童話城〉，楊喚對於兒童文學的見解，楊喚的兒童詩等六個角度，提出的文學批評與研究的觀察，是楊喚童話詩研究中最具體系，也最為嚴謹的著作²⁹，開啟與啟發了後續研究的視角與方法。

值得注意的是，林文寶就楊喚兒童詩的分析與詮釋上，不僅重視作者背景、創作動機與風格，更具體從「內容、篇幅、觀點、角色、用韻、修辭、特色」等七個項目，討論與解讀楊喚的二十首兒童詩，十分細膩，也建立起楊喚兒童詩的批評與研究架構³⁰。其後的學位論文，開始注重從詩人所留下的詩作、書簡、日記等資料，以及楊喚友人的筆記與追憶文字，進行細密的作家研究，並重視楊喚童詩的形式探討，從楊喚兒童詩的結構、段內結構、音樂性、修辭技巧與風格，都有後起的研究者重視與深入研究³¹。其中，宋伊霈以物我交融、鮮活生動、切

²⁵ 吳當，《楊喚童詩賞析》（臺北：國語日報，1992），頁 6-7。

²⁶ 林文寶，《楊喚與兒童文學》（台北：萬卷樓，1994）。

²⁷ 徐錦成，〈可看亦可讀——評楊喚〈小紙船〉〉，《笠》，238 期(2003)，頁 118-120。

²⁸ 吳當，《楊喚童詩賞析》（臺北：國語日報社，1992），頁 6-7。

²⁹ 林文寶，《楊喚與兒童文學》（台北：萬卷樓，1994）。

³⁰ 林文寶，〈楊喚研究（下）〉，《臺東師院學報》3 期(1989)，頁 61-110。

³¹ 宋伊霈，《楊喚童詩研究》（東吳大學中國文學研究所碩士論文，2004）；鐘姿雯，《楊喚詩歌研究》（國立臺中教育大學語文教育研究所碩士論文，2006）；楊曉君，《楊喚詩及其修辭研究》（國立臺南大學國語文學系碩士班碩士論文，2010）。

合童情、繪畫童詩、多元智能、家庭觀念等六個面向，進行較有創意的理論建構，相當值得注目。

林文寶同時引進心理學的知識，建構楊喚兒童詩分析的新框架，提供了兒童文學研究新視野。在楊喚的性格分析上，林文寶引用了馬斯洛（Abraham Maslow）的說法，寂寞的孩子，無法以語言有效溝通，因此將思想沈澱、淨化。接著，借用佛洛伊德的說法，詩人以心理自衛機轉，利用創作昇華（Sublimation），使個人從挫折、恐懼，以及不良情緒的反應行為中轉化而出，充分解釋了楊喚的創作，與其早期生命經驗的不幸與孤寂有著密切的關係³²。同時本書進一步以心理學家 Kiley 所提出的「小飛俠症候群」（The Peter Pan Syndrome）現象，形容當代社會中，愈來愈多成年人自我中心、依賴心強、拒絕承諾、續航力不足，呈現不願意社會化，總覺得要他負擔社會或家庭責任，為時過早的狀況³³，對照楊喚的書信與作品。林文寶³⁴大膽斷言：「楊喚是有精神官能症的傾向，而其中又以憂鬱反應為主。」而楊喚所建構的「童話城」，顯然就是以童話世界、兒童的意識世界以及兒童的語言世界等為基石，用以安置其憂鬱、悲傷的王國。此一論證關係，後續的研究者宋伊霈³⁵也就採用了兒童心理學的角度分析楊喚童詩，主要以皮亞傑認知發展理論分析楊喚童詩，再以艾里克森心理社會期理論透視楊喚性格，對於楊喚創作兒童詩的心理層面加以分析，發現楊喚童詩適合二至十一歲的孩童閱讀。

近年來，文學研究開始重視文學讀者研究與接受史的討論，其中以接受美學（Aesthetics of reception）理論最受矚目。接受美學理論在六〇年代由德國康士坦茨大學教授 Jauss 和 Iser 所提出。接受美學理論認為文學作品的意義、價值及其審美效果在其歷史接受過程中無疑會不斷地變化、發生或轉移，讀者對作品的理

³²林文寶，〈楊喚研究（上）〉，《臺東師院學報》2期（1989），頁307-410。

³³Kiley, Dan (1983). *The Peter Pan syndrome: men who have never grown up*. New York: Dodd, Mead. \劉中華譯（1986）：《長不大的男人》（臺北：遠流）。

³⁴林文寶，〈楊喚研究（上）〉，《臺東師院學報》2期（1989），頁378。

³⁵宋伊霈，《楊喚童詩研究》（東吳大學中國文學研究所碩士論文，2004）。

解是在一代又一代的接受之鏈上被充實和豐富，對過去作品的欣賞是傳統評價與當前文學的品味融合而來的³⁶。接受美學理論傳入中文學界後，引起了學者高度的重視，海峽兩岸近年來出現了不少以接受理論詮釋中國文學的專著³⁷。在兒童文學研究中，也有學者以接受史為理論框架，進行楊喚作品的接受史，以及理論批評史的研究。其中徐錦成《臺灣兒童詩理論批評史》中，就以楊喚研究作為一個題目，發現早在 1960 年代中葉開始，也就是臺灣兒童詩理論與批評的醞釀期間，林良所寫的〈童話詩人：楊喚〉一文，可視為楊喚研究的濫觴，進而型構了「楊喚學」研究主題³⁸。後續研究中，楊郁君從詩集、書簡、繪本、雜誌、文學獎與教科書等多個角度，進行楊喚兒童詩的接受史研究，資料翔實與新穎，是楊喚研究較為全面性、系統性的一本論著³⁹。

四、楊喚抒情詩的實際批評與研究

楊喚不僅兒童詩精彩，紀弦⁴⁰很早就指出，楊喚的抒情詩具有想像力豐富、人生觀的正確、質與形的一致等優點。事實上，楊喚的詩作相當具有哲思，在五〇年代的台灣現代詩壇，能從事內心的探索，使用意象化的有機結構，並且把握自然流動的聲調節奏的詩人，楊牧就點名：林泠、方思、鄭愁予和楊喚等人，其中楊喚的抒情詩音響活潑，童話詩心，以小精靈的世界推展出一個抒情詩的宇宙。⁴¹不過，也有評論者認為，楊喚的抒情詩顯現的是成長的浪漫，而非成熟後的沉潛，大體上還停留自我情緒的浪漫思維，尚不足以引起讀者對人生哲學式的思考，尤其是情緒和抽象的用語稍多，意象也大多停留在形象的階段，未適度將

³⁶ 蔡振念，〈論李白對謝朓詩歌的接受〉，收錄於國立東華大學中文系編《文學研究的新進路——傳播與接受》（臺北：洪葉，2004），頁 243-264。

³⁷ 張思齊，《接受美學導論》（成都：巴蜀書社，1989）；尚學峰、過常寶、郭英，《中國古典文學接受史》（濟南：山東教育出版社，2000）；楊文雄，《李白詩歌接受史》（臺北：五南，2000）；蔡振念，《杜詩唐宋接受史》（臺北：五南，2002）。

³⁸ 徐錦成，《臺灣兒童詩理論批評史》（彰化：彰化縣文化局，2003），頁 70-73。

³⁹ 楊郁君，《楊喚童詩接受史研究》（國立臺東大學兒童文學研究所碩士論文，2011）。

⁴⁰ 紀弦，〈楊喚的遺著《風景》〉，《新詩論集》（1956.01），頁 116-117。

⁴¹ 楊牧，〈林泠的詩〉，《聯合報》，1982.05.02 /08 版/聯合副刊。

形象轉形，其中比較值得注目的，應當是「詩的噴泉」系列，展現出了意象冷肅、沉穩的哲思⁴²。

覃子豪是最早推崇且深入討論楊喚抒情詩的評論家，他強調：

一個詩人不能沒有思想，沒有思想的作品，只是情感的發洩，對人生自無價值可言。但是，我們的詩並不是完全為表現思想而寫，像哲學論文似的直率地予以說明，而是無意的流露或潛在的暗示，而是將生活的認識與感受中所獲得的意念，在情緒的醞釀中，釀成蜜蜂的蜜散滿於詩的花朵。使讀者感覺詩中深刻的意義與不盡的情味。楊喚的詩就有這種特點。⁴³

以思想性解讀楊喚的「詩的噴泉」系列，覃子豪點出這些充滿典故的詩句，每一段裡都有著楊喚思想的註腳，可惜覃子豪僅點出詩行，並沒有進一步解讀。

李元貞在 1970 年代末，就針對「詩的噴泉」系列較為深入地進入實際批評，發現：

楊喚是個言志的詩人，他的成功處，是把「志」意象化得很美妙，並且含蓄在熱烈的情感內。在「詩的噴泉」十首詩中，都有這種情思和意象結合得美妙深永的特色。「詩的噴泉」另外還有個重要的特點是大量用典。所用的典都是他平日所讀過的書，而且是外國翻譯的書。像「黃昏」那首詩，用的是聖經的典；「鳥」的詩中，曾用印度泰戈爾、希臘阿里斯多芬、法國法朗士的書；以及「告白」和其他幾首詩中，喜用紀德的書名。這可以順便說明新詩吸收的範圍，已經超越了舊詩的領域，所以在用典的風格上，自然和舊詩不同。而楊喚用典的技巧已很成熟，需要經過一

⁴²簡政珍，〈瞬間和軌跡——《楊喚詩集》賞析〉，《聯合文學》81期(1991.07.01)，頁74。

⁴³覃子豪，〈論楊喚的詩〉，收錄於楊喚《風景》，頁93-95，(台北：現代詩社，1954)。

番思索，但並不晦澀難解。⁴⁴

李元貞逐一解開「詩的噴泉」系列的典故意涵，提供了深入閱讀詩作的依據。所以其後的研究者，如張芬齡在進行導讀時，就能夠更精確地出入典故與意涵之間，特別是〈黃昏〉、〈鳥〉、〈日記〉等三首詩的解說上，指出楊喚在修辭上善於利用「似是而非的修飾法」(Oxymoron)以及「感覺交鳴」(Synesthesia)這兩種技巧，而在形式上採取類似波斯詩人奧瑪開儼的《魯拜集》、印度詩人泰戈爾的短詩、中國的唐詩與日本的俳句，展現出凝鍊、清新、意象麗潔的特色，將其用典稍加說明，搭配靈巧的意象，能技巧地、具體將意義表現出，是目前楊喚詩作的實際批評中，兼顧創作技巧、形式與意涵的極佳示範⁴⁵。

不少評論者則著重在生活面與戰鬥性，分析楊喚詩作的特色。覃子豪最早點出楊喚詩內容是屬於生活的詩，正如楊喚在〈詩〉中所說：「詩，是不凋的花朵，但，必須植根於生活的土壤裡。」反映出楊喚詩的內容，根基於現實生活，不是虛玄的冥想。因此龔顯宗也同意，楊喚的抒情詩真摯，勵志詩具有戰鬥振奮的精神而不流於叫囂怒張，都是源於豐富的生活體會⁴⁶。岩上在詮釋楊喚的〈雨中吟〉一詩，就點出了，楊喚書寫人生的困頓，哀嘆人生的淒涼感之餘，不忘展現出意志力，唱道：「我追逐著那在召喚著我名字的、歷史的嚴肅的聲音。」顯現出生活上必須要保有不計得失奮鬥而積極的精神，同時與淒涼的現實對比，更增添了詩作的力量。

楊喚是行伍出身，在反共文學年代他自然也寫戰鬥詩，不像一般的戰鬥詩流於口號，楊喚詩裡的戰鬥氣息，展現出自然的呼吸，不是沒有生命的標語⁴⁷。其

⁴⁴ 李元貞，〈楊喚和他的詩〉，《文學論評——古典與現代》(台北：牧童出版社，1979)，頁 90-91。

⁴⁵ 張芬齡，〈賞析楊喚的四首詩〔〈鳥〉、「詩的噴泉」——〈日記〉、〈黃昏〉、〈我是忙碌的〉〕〉，《現代詩啟示錄》(台北：書林，1992)，頁 127-134。

⁴⁶ 龔顯宗，〈論楊喚詩〉，《現代文學研究論集——詩與小說》(高雄：前程，1992)，頁 165-181。

⁴⁷ 覃子豪，〈論楊喚的詩〉，收錄於楊喚《風景》(台北：現代詩社，1954)，頁 93-95。

中兩百多行的〈零下四十度〉一詩，既能寫實，又能抒情，描述戰火波及的民眾生活，又能抒發悲壯激昂的愛國情懷。楊宗翰從詩史的角度，提出重新省視戰鬥詩的角度：

戰鬥詩一詞的含義及其可能，不該被新詩研究者、文學史家們如此窄化。詩中昂揚的戰鬥精神，也不必然全數來自於政府政策的刻意「鼓勵」。部份戰鬥詩篇不但志不在應命或宣傳，反而是詩人在彼時嚴峻的時空環境下自勵自勉之作——就像楊喚一樣，創作者透過書寫期許自己應該「為莊嚴的時代歌唱」、「為受傷者輸血，看護／為死者難者招魂，畫像。」（〈今天的歌〉）。擴大來看，連《全集》中難入戰鬥詩之列的〈雨中吟〉、〈詩人〉甚至〈我是忙碌的〉等作，皆不妨視為此一精神與氣質的延續。⁴⁸

不僅從戰鬥精神可以重心理解楊喚詩中特殊的時代背景，同時也更能深入楊喚特殊的經驗、反思與心靈，透過詩作見證戰爭，但有著不俗的詩意。

在楊喚抒情詩的研究中，楊喚是否受到綠原影響？一直是評論家饒富興趣的討論話題。首見於民國四十九年「幼獅文藝」二、三月合刊本（即十二卷二、三期）上「天才詩人的解剖」一文，作者斯泰斗就比對綠原與楊喚的詩作，指出楊喚的詩並非完全獨創，而是模仿綠原，引發了一個系列的討論⁴⁹。由於兩岸隔絕，加上 1940 年代詩人無論是七月詩派或是九葉集詩人，在 1950 到 1980 年之間，由於政治因素影響，都鮮少出現在文學傳播的環境中，所以臺灣詩人是否受到 1940 年代詩人的影響，一直乏人論述，楊喚應當是少數受到評論者青睞的作家。

綠原是 1940 年代七月詩派的領袖人物，他早期詩作〈童話〉展現出童年的幽怨、輕愁，和無知。洋溢著青年的夢幻和憧憬，影響了相當多的臺灣詩人。痙弦

⁴⁸楊宗翰，〈鍛接期臺灣新詩史〉，《臺灣詩學學刊》5 期(2005.06)，頁 62-63。

⁴⁹斯泰斗，〈天才詩人的解剖〉，《幼獅文藝》64、65 期合刊(1960)，頁 120-123。

便自承受何其芳與綠原的啟發，根據葉維廉的說法：「我認識的五四以來的詩，比愁予少得多了。譬如，愁予那時便可以把綠原最好的作品一字不漏的背出來。」⁵⁰也顯示鄭愁予和綠原之間接受與影響關係。痙弦認為，在文學創作上，因襲和摹倣是不同的，不過作家與作家之間彼此的影響，有時候也很難絕對的涇渭分明，如果仔細比較綠原與楊喚的作品，楊喚不管在精神神韻上，在文句上，都明顯受到綠原的影響，尤其是「楊喚的某些句型是太像綠原了，像到接近摹倣和抄襲的剃刀邊緣！」⁵¹例如，楊喚的〈黃昏——詩的噴泉之一〉的名句：「壁上的米勒的晚被我的沈默敲響了，／騎驢到耶路撒冷去的聖者還沒有回來。」與綠原的〈憂鬱〉中：「晚鐘被十字架底影子敲響了」、「耶穌騎著驢子回到耶路撒冷去」兩句，非常接近。但這個例子尚未到抄襲的狀況，年輕詩人創作時，總是不免受到前輩詩人的影響，進而轉化出更佳的詩篇，有時受影響並不自知。痙弦明確指出：

我覺得在某些地方，楊喚幾乎是青出於藍而勝於藍，他自有其超越綠原的獨特發展，像「詩的噴泉」這一輯詩，其藝術成就便在綠原之上。⁵²

持類似見解者不少，特別是楊喚如此早夭，假如假以時日，提出更多創作，型塑風格，應當更能避免前輩詩人的影響⁵³。

在斯泰斗的論文中，誤以為綠原在1956年左右在漢口投江自盡⁵⁴。事實上，綠原相當長壽，一直到2009年才去世。綠原在1985年訪問香港時，從也斯處獲贈楊喚詩集，是時楊喚已經過世31年，綠原批閱了楊喚作品，回憶起年少寫作《童

⁵⁰葉維廉，〈為友情繫舟〉，《聯合報》，1983.11.08，08版/聯合副刊。

⁵¹痙弦，〈濺了血的「童話」——綠原作品回顧〔楊喚部分〕〉，《創世紀》32期(1973.03)，頁105。

⁵²痙弦，〈濺了血的「童話」——綠原作品回顧〔楊喚部分〕〉，《創世紀》32期(1973.03)，頁105。

⁵³楊宗翰，〈鍛接期臺灣新詩史〉，《臺灣詩學學刊》5期(2005.6)，頁60-67。

⁵⁴斯泰斗，〈天才詩人的解剖〉，《幼獅文藝》64、65期合刊(1960)，頁120-123。

年》的心境：「當時什麼也不懂，只覺得寫詩好玩，我寫了一些幼稚的句子。莫名其妙地給它們起名為「童話」，足見不過是為了排遣寂寞，寫給自己看看而已。就像一個孩子連起碼的玩具也沒有，便獨自溜到屋後小河邊，隨意揀幾枚小怪石，撈幾隻小笨蝦一樣。可那天真的忘我境界，說過去了就、永遠過去了；再也不好意思像那樣去寫，想那樣寫也寫不出來了。」而楊喚確實是以類似的心靈狀態書寫，綠原相當溫婉、謙和與客氣地說：

楊喚有些地方寫得比我活潑、開朗、瀟灑，彷彿擴大了我們共同欣賞的意象和意境；我卻往往顯得怯生、拘謹、固執，對手裡摸到的東西沒有一點把握似的。可能是兩人的文化啟蒙背景基本相同又不完全相同的緣故。雖然如此，我們當時都還沒有成熟，那些習作都同樣是為自己而寫，為那隻立志要長出天鵝翅膀的醜小鴨而寫。因此，也可以說，都只是進一步發展的一種允諾，一種預約，一種準備。⁵⁵

可惜，兩人都只短暫待在童話般的國度裡，綠原為時代驅趕出，楊喚被死神奪去了性命，竟而無法深化詩的意境與思考。綠原與楊喚的影響議題，在綠原老人的回應後，擺脫了抄襲與因襲的疑雲，反而成為一段跨時空的文學佳話，也平添了大時代的感傷與蒼涼。

五、結語

回顧楊喚的評論與研究，不難發現，楊喚的天才、悲哀、憂鬱與傳奇的生涯，早已深深印記在評論者的心中。誠如簡政珍的提醒：「詩的意境可能被轉譯成事實，詩中的情景被『還原』成詩人的生平事蹟，於是我們對詩人知道得越多，對

⁵⁵綠原，〈讀楊喚〉，《聯合報》，1991.10.09，25版/聯合副刊。

詩的傷害反而越大。」楊喚的詩是否有更多詮釋的空間？是否讓目前既有的傳記資料給「講死」？確實是值得未來研究者重視的思想方向。

就楊喚的傳記與生平研究，目前多數資料都是依照友人的追悼文字編寫而成，歸人、葉泥、紀弦、覃子豪與王璞等人的貢獻不容磨滅。然而，仔細推敲，其中不免有為死者諱的可能性。楊喚生前的最後歲月，情感上受挫的實情為何？楊喚究竟是否罹患了嚴重的憂鬱症？其死因是否為自殺？雖然已經有評論家提出假設或臆測，缺乏嚴謹的論據，未來似可結合諮商心理學專業的分析方法，對楊喚的書信、作品進行解讀，相信能夠提出更為信而有徵的論述，對楊喚的傳記、作品詮釋，相信會產生一定程度的影響。

次從研究的主題觀察，楊喚評論資料較集中在生平與兒童詩的實際批評上，其中以林文寶的研究貢獻最為嚴謹、周延與前衛，開啟我們認識楊喚作為台灣兒童文學的開路工程師的貢獻與觀念，尤其在兒童文學尚未受到重視的 1950 年代：

在當時貧瘠的兒童文學園地裡，楊喚曾努力耕耘過，也曾想辦兒童刊物。雖然，其緣起或屬憑弔與補償他淒苦的童年。但我們相信他對兒童文學亦有他的見解在。引申的說：他的見解或許不成體系。但是，在少有人重視兒童文學的當時，可說彌足珍貴。⁵⁶

林文寶不但提點楊喚為兒童寫作與童年經驗、文化背景、心理防衛機制有關，更進一步強調楊喚以詩言志，希望兒童文學能負擔教育、啟蒙與鼓舞兒童的社會功能，為楊喚樹立下了一座豐碑。

相較於楊喚兒童詩的評論，以楊喚抒情詩或是散文（書簡）為對象較為嚴謹的學術論文不多見，顯示出未來在這兩個主題的評論與研究上，仍有相當大的空

⁵⁶林文寶，《楊喚與兒童文學》（台北：萬卷樓，1994），頁 218。

間。特別是楊喚的抒情詩無論在思想、形式與語言上，都要比他的兒童詩成熟與深刻，更需要有識者的評點、詮釋與導讀，但受到於林良贈與「童話詩人」的稱號的「成見」，相較於兒童詩註釋、導讀、繪本與評論的數量頗豐，抒情詩的專論確實較少。鄭慧如以「鮫人之淚」為意象，顛覆過去清新、明朗與溫馨的童話詩人形象，提醒評論者與讀者：

他的抒情詩其實比童話詩更有看頭，他的童話詩每每在心灰意冷中強作歡顏，很容易使讀者在真中見假而感到幻滅。那些蹲在影子裡張目搖舌的小精靈，大抵是楊喚擬人以敘自己，或用自己去推測別人對童年的期待：敏感的孩子讀了不至笑得出來，而耗弱的大人讀了只怕黯然無語。⁵⁷

未來的評論者不妨擴大研究的範疇，可以跳脫楊喚是兒童文學作家的角度，重視楊喚在抒情詩和散文的成就。一方面，楊喚抒情詩涉及了深刻的世界文學典故，詩句之後的思想與觀念，尚待從比較文學的角度加以詮釋；另一方面，在戰鬥文藝與軍中文藝的系譜上，楊喚遭到當代兒童文學評論所抹去的生活面與戰鬥面，還需要從文學史的角度，進行更為嚴謹的解讀。

另一方面，臺灣文學評論界對 1940 年代詩人的影響研究本來就不足，因此很長一段時間無法正確理解楊喚可能受綠原影響的歷史背景、文化淵源、文本形式等層面影響，也無法擴大楊喚與其他前代詩人的比較研究，這都有賴後續研究者的努力。

楊喚悲劇的人生歷程、純真的文學結晶加上友人的疼惜，透過作品選集出版，在極短的時間獲得相當大的迴響，進而獲選入中、小學教科書，躋身文學經典之列。目前尚無評論者從文化研究或批判理論的角度解讀此一現象。過去文學理論中，典律幾乎是一種「不言自明」的經典，而且亙古長存，不容質疑。批判

⁵⁷ 鄭慧如，〈鮫人之淚——想像的精靈楊喚〉，《聯合文學》197 期(2001)，頁 99。

理論告訴我們，典律的背後其實隱蔽著不同時期處於強勢地位的社會集團的審美觀，透過話語權力，建構而成的典律，其實就是新文化霸權（hegemony）一次又一次建構的成果⁵⁸。楊喚的經典地位並非永恆不變的，勢必隨著文學傳播環境所面對的社會、政治、經濟、文化條件，不斷改變，此一動態變化的關係，自然值得觀察與研究。

楊喚詩的迷人之處，其實來自他對創作的虔誠，從悲苦生活中提煉出無瑕的詩句，道出了人們心中永恆的心聲，評價楊喚最好的說法，莫過於他的詩句：

詩，是不凋的花朵，
但，必須植根於生活的土壤裡；
詩，是一隻能言鳥，
要能唱出永遠活在人們心裡的聲音。

他確實是唱出土地與人們心聲的能言鳥。

⁵⁸陳昭瑛，〈霸權與典律：葛蘭西的文化理論〉，收錄於陳東榮、陳長房編《典律與文學教學》，第十六屆全國比較文學會議論文選集，1995。

參考文獻

- 王德威，〈典律的生成：「年度小說選」三十年精編〉（台北：爾雅，1998，4）。
- 王璞（1984），〈詩人楊喚的故事〉，《中國語文》第54卷5期(1984.05)，頁4-23。
- 向明（2005），〈楊喚與米爾恩——中西兩位童詩能手比較〉，《乾坤詩刊》(2005，01)，頁38-43。
- 吳當（1992），《楊喚童詩賞析》（臺北：國語日報社）。
- 宋伊霏（2004），《楊喚童詩研究》（東吳大學中國文學研究所碩士論文）。
- 李元貞（1979），〈楊喚和他的詩〉，《文學論評——古典與現代》，頁66-101。
- 李瑞騰（1997），〈楊喚的〈小螞蟻〉〉，收錄於李瑞騰《新詩學》（台北：駱駝），頁188-193。
- 尚學峰、過常寶、郭英德(2000)，《中國古典文學接受史》（濟南：山東教育出版社）。
- 岩上（1996），〈釋析楊喚的〈雨中吟〉〉，《詩的存在：現代詩評論集》(1996.08)，頁229-234。
- 林文寶（1989），〈楊喚研究（上）〉，《臺東師院學報》2期，頁307-410。
- 林文寶（1989），〈楊喚研究（下）〉，《臺東師院學報》3期，頁61-110。
- 林文寶（1994），《楊喚與兒童文學》（台北：萬卷樓）。
- 林良（1966），〈童話詩人：楊喚〉，收錄於《兒童讀物研究2——童話研究》（臺北：小學生雜誌畫刊社），頁211-240。
- 林武憲（1980），〈楊喚兒童詩補遺〉，《布穀鳥》2期，頁14-15。
- 林煥彰（1980），《童詩百首》（台北：爾雅）。
- 紀弦（1956），〈楊喚的遺著《風景》〉，《新詩論集》(1956.01)，頁116-126。
- 紀弦（1978），〈從楊喚逝世到《風景》出版〉，收錄於《楊喚詩集》（臺中：光啟出版社），頁158-160。
- 徐錦成（2003），〈可看亦可讀——評楊喚〈小紙船〉〉，《笠》238期，頁118-120。
- 徐錦成（2003a），《臺灣兒童詩理論批評史》，彰化：彰化縣文化局。
- 張芬齡（1992），〈賞析楊喚的四首詩〔〈鳥〉、「詩的噴泉」——〈日記〉、〈黃昏〉、〈我是忙碌的〉〕〉，《現代詩啟示錄》（台北：書林），頁127-134。
- 張思齊(1989)，《接受美學導論》（成都：巴蜀書社）。
- 張漢良（1979），〈新詩導讀——〈二十四歲〉〉，《中華文藝》101期(1979.07)，頁123-125。

- 莫渝(1980),〈談楊喚的〈美麗島〉〉,《布穀鳥兒童詩學季刊》1期(1980.04),頁29-31。
- 許俊雅(2006),〈楊喚〈夏夜〉〉,《我心中的歌:現代文學星空》(2006.06),頁17-22。
- 陳昭瑛(1995),〈霸權與典律:葛蘭西的文化理論〉,收錄於陳東榮、陳長房編《典律與文學教學》。第十六屆全國比較文學會議論文選集。
- 陳義芝(1993),〈五十年代名家詩選注——楊喚詩選〔〈花與果實〉、〈小蝸牛〉〕〉,《不盡長江滾滾來:中國新詩選注》(台北:幼獅),頁179-184。
- 陳黎(1979),〈楊喚〈黃昏〉〉,《掌門詩刊》3期(1979.07),頁33-35。
- 斯泰斗(1960),〈天才詩人的解剖〉,《幼獅文藝》64、65期合刊,頁120-123。
- 覃子豪(1954),〈論楊喚的詩〉,收錄於楊喚《風景》(台北:現代詩社),頁93-95。亦同時收錄於歸人編(2009)《楊喚詩集2》(台北:洪範),頁226-231。
- 楊文雄(2000),《李白詩歌接受史》(臺北:五南)。
- 楊宗翰(2005),〈鍛接期臺灣新詩史〉,《臺灣詩學學刊》5期(2005.06),頁60-67。
- 楊牧(1982),〈林冷的詩〉,《聯合報》,1982.05.02/08版/聯合副刊。
- 楊郁君(2011),《楊喚童詩接受史研究》(國立臺東大學兒童文學研究所碩士論文,2011)。
- 楊喚(1985),〈讚美〉,《聯合報》,1985.06.22,08版/聯合副刊。
- 楊曉君(2010),《楊喚詩及其修辭研究》(國立臺南大學國語文學系碩士班碩士論文,2010)。
- 葉泥(1954),〈楊喚的生平〉,收錄於楊喚《風景》(台北:現代詩社),頁96-107。亦可見楊喚(2005):《楊喚詩集》(臺北:洪範),頁183-196。
- 葉維廉(1983),〈為友情繫舟〉,《聯合報》,1983.11.08,08版/聯合副刊。
- 綠原(1991),〈讀楊喚〉,《聯合報》,1991.10.09,25版/聯合副刊。
- 蔡振念(2002),《杜詩唐宋接受史》(臺北:五南)。
- 蔡振念(2004),〈論李白對謝朓詩歌的接受〉,收錄於國立東華大學中文系編《文學研究的新進路——傳播與接受》(臺北:洪葉),頁243-264。
- 鄭慧如(2001),〈鮫人之淚——想像的精靈楊喚〉,《聯合文學》197期,頁96-101。
- 墨人(1982),〈詩人節什感〉,《聯合報》,1955.06.24,06版/聯合副刊。

歸人 (1979), 〈楊喚的生活與文學 (代序)〉, 收入於歸人編《楊喚書簡》(台中: 光啟), 頁 9-29。

歸人 (2005), 〈一生若寄、一貧如洗——半世紀後憶故人楊喚及其〈零下四十度〉詩〉, 收錄於楊喚《楊喚詩集》(台北: 洪範), 頁 1-4。

歸人 (2005), 〈憶詩人楊喚〉, 收錄於歸人編:《楊喚詩集》(台北: 洪範), 頁 197-206。

簡政珍 (1991), 〈瞬間和軌跡——《楊喚詩集》賞析〉,《聯合文學》81 期(1991.07.01), 頁 72-74。

魏子雲 (1965), 〈三月的懷念——懷逝去的詩人楊喚〉,《偏愛與偏見》, 頁 183-189

鐘姿雯 (2006),《楊喚詩歌研究》(國立臺中教育大學語文教育研究所碩士論文, 2006)。

龔顯宗 (1992), 〈論楊喚詩〉,《現代文學研究論集——詩與小說》(高雄: 前程), 頁 165-181。

痲弦 (1973), 〈濺了血的「童話」——綠原作品回顧 (楊喚部分)〉,《創世紀》32 期(1973.03), 頁 102-106。

Kiley, Dan (1983). *The Peter Pan syndrome : men who have never grown up*. New York: Dodd, Mead. \劉中華譯 (1986):《長不大的男人》(臺北: 遠流)。

Milner, A. (2005). *Literature culture & society*. New York: Routledge.